

藏書

藏書世紀目錄卷七之八

○混一南北

隋楊堅○煬帝廣附○共三十六年

○因亂使智

魏公李密

○亡命草創

夏主竇建德

○英主肇興

○唐太宗皇帝○子孫附○共三百零六年

○簒弑巨盜

後梁朱溫

○討逆正位

後唐莊宗○賢主明宗附

○借兵臣虜

後晉石敬塘

○乘便竊位

後漢劉暠

○因將[illegible]立

後周郭威○聖主柴世宗附○五代共五十六年

○聖主推戴

○宋太祖皇帝○共三百一十九年

○繼統人主

○宋太宗皇帝○真宗附

○守成賢主

○宋仁宗皇帝○英宗附

○求治真主

宋神宗皇帝○哲徽欽附

○偏安一隅

宋高宗○孝宗以下附

○附載

○遼

○金

○元○華夷一統

藏書世紀卷七

混一南北

隋楊堅　隋二世共三十六年

楊堅武川鎭人也父忠從宇文泰起兵關西位至柱國隋國公堅五柱入項目光外射沈深嚴重以父勲授驃騎大將軍周明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既而陰謂堅曰公當為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武帝即位堅襲爵隋國公建德中從平齊天元即位堅以后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時

天元病瘖不能言，靜帝幼沖，堅入侍疾，因受遺輔政，堅使人謂御正李德林曰，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又夜召太史庾季才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潁之事乎，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九月堅進大丞相，殺陳王純，（堅極毒了）辛未，殺代王達，滕王逌，十二月，進爵爲王，建隋國，大定元年，堅遂篡位，降封周靜帝爲介

好貝

公初隋王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
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不平及纂位
憤惋愈甚隋主欲奪其志誓不許堅性猜忌不悅學
既任智以獲大位殺諸王弑靜帝因以文法自矜明
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
患令史贓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十三年
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
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者推填阬坎覆以土
石因而築爲平地又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

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喜怒不恒又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開皇二十年廢太子勇立晉王廣爲太子仁壽四年寢疾暴崩廣爲之也在位二十四年

煬帝廣大業元年詔楊素營建東宮内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澗北跨洛凡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盡輸洛陽又求海内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以達河復自板渚引河歷祭

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以達於淮
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渠凡廣
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植楊柳自長安至江都離宮
四十餘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又築西苑周
二百里其內爲海海爲方丈蓬萊瀛州諸山臺觀宮殿
羅絡山上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緣渠作十六院
門門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宮樹秋冬彫落則
剪綵爲花葉色渝則易以新者沼內亦剪綵爲荷芰
菱芡十六院競以肴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主以月

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馬上奏之秋行至江都發顯仁宮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廟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又有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靑鳧凌波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謂之御脚皆以錦綵爲袍又有平乘靑龍艨艟八櫂數千艘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

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二年東京成詔議定輿服儀衛制度課州縣送羽毛水陸禽獸有堪氅毦之用者烏程有樹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不可上百姓欲取鶴乃伐樹根鶴恐其殺子自拔氅毛投地或以爲瑞曰天子造羽儀禽鳥自獻羽三月發江都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文武之盛近世莫及也又多製豔篇令樂正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三年下詔安輯河北巡省趙魏車駕過鴈門自榆林出於是發榆林北境東達於薊開御道長

三千里廣百步突厥啟民可汗與公主來朝行宮乃令為大帳可坐數千人以宴啟民及其部落數月駕發榆林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容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又作行城周一千步以布衣板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為神因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吏部侍郎裴矩知主好遠略撰西域圖記三卷奏之主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將通西域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迎

之際費以萬萬計秋詔發丁男百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蘇威諫不聽高熲賀若弼皆坐誹謗誅殺四年夏至五原因出塞巡長城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爲外圍內布鐵菱次施弩牀以繩連機有人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主無日不治宮室然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久而益厭矣每遊行左右顧矚無可意者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詔於汾水之源營汾陽宮五年改東京爲東都二月至西京三

月西巡河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其大酋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因謂侍臣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主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禮也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有奇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餘里南北萬四千八百餘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雨晦冥飢餒沾濕士卒多凍死後宮妃主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九月駕入西京冬復詣東都六年正月主以諸蕃

長畢集洛陽於端門街盛陳百戲胡客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徹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人皆驚其黠者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無衣者不以與之纏樹爲何市人不能荅三月至江都宮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冬救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通龍舟七年自江都至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遂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於是始相聚

爲羣盜所在蜂起攻陷城邑莫能禁止八年至遼東七月進軍至薩水高麗擊之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二千七百人爾九年始募民爲驍果命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二月主復議伐高麗三月至遼東命越王侗留守東都時所在盜起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遼東城既久不拔主乃遣造布囊百萬貯土欲積爲大道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欲俯射城內會楊玄感反書至乃還及玄感戰敗主乃曰玄感一呼

而從者十萬益知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行不[illegible]
加誅無以懲後於是又殺三萬餘人百姓凡受玄感
賑發者皆阬之感所善文士俱坐徙邊捕誅主善屬
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主曰更能作空梁落燕
泥否王胄死主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是誰
語耶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設令朕與
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十年復伐高麗時天下
已亂所徵兵多不至高麗亦困弊乞降十月還西京
十一年行至太原四月至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

官士卒布散山谷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
公主遣使告變駕馳入鴈門突厥急攻鴈門矢及御
前主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納言蘇威侍郎蕭
瑀以帝女嫁外夷必恃中國之援又將士之意恐陛
下既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明詔諭以卽赦高
麗專討突厥則衆心自安矣主乃親巡將士而告之
又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使告始畢始畢解
圍去主乃還九月還至太原蘇威言於主曰今盜賊
不息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爲社稷

言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便道向洛陽廬關而入主從之至東都顧眄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蘇威曰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玄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為所焚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十二年詔毘陵通守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會亂不果七月江都新龍舟成宇文述勸至江都從之遂至江都以李淵為太原留守五月唐公李淵起兵

趣長安迎代王即位遥尊煬帝為太上皇唐高祖淵
武德元年隋主至江都荒淫益甚然見天下巳亂亦
擾擾不安汲汲顧景惟作吳語嘗夜置酒仰視天文
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為長城公卿
不失為沈后且共樂飲耳又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
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笑曰貴賤苦樂迭為之
亦復何傷主見中原被蕩無心北歸乃命治丹陽宮
將徙都之時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思鄉多謀叛
歸虎賁郎將司馬德戡素有寵乃與所善虎賁郎將

元禮直閤裴虔通等謀弑隋主主曰天子死自有法不可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擧等不許乃自解練巾授行達縊殺之在位十二年

因亂使智

魏公李密

李密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也密以蔭爲東宮千牛備身密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徹煬帝謂宇文述曰左伏下黑色小兒爲誰此人顧盼不常可無令入衛也述乃往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耶密遂謝病去益感勵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韉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之曰書生何勤也問所讀項羽傳因與語

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李密識度非常玄感遂與傾心交結大業九年玄感反密與謀曰今天子遠在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強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資糧竭矣舉麾一呼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不足定也玄感不聽至東都玄感每戰皆克自謂功在旦暮及隋軍大至玄感乃謂密曰策將安決密曰元弘嗣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我因疾引軍而西玄感從之至陝玄感又欲圍

弘農宮密曰今豁衆入關其機在速若追兵踵我何以共完乎玄感不聽留攻三日不能拔追兵及之而敗密爲邏所獲以計脫亡去抵平原賊郝孝德不見禮去之淮陽歲飢削樹皮以食變姓名爲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時時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遁而免往依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季才家爲吏所迹復亡去說東都賊翟讓與共破金隄關徇滎陽諸縣下之會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來討讓讓素憚須陁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

易驕吾爲公破之密乃率驍騎伏于林莽須陁引兵搏戰讓少却密伏兵發遂殺須陁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衆士皆若負霜雪然戰得金寶盡散之繇是人爲用密復說讓曰今羣豪競興公宜先天下摕除羣凶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百萬之衆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畝壟志不及此須君得倉更議之密遂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拔興洛倉據之開倉賑食衆繈屬至數十萬隋越王侗遣將劉長恭討密又以裴仁基統兵出成臯而西密

乃爲十隊跨洛水抗東西二軍令單雄信徐世勣
伯當騎爲左右翼自引麾下急擊長恭等破之東都
震恐讓等共推密爲主建號魏公登壇場即位
以讓爲司徒城洛口周四十里居之進逼東都燒上
春門隋將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降長白山賊孟讓
亦以所部來歸密乃以仁基爲上柱國與讓率兵二
萬襲回洛倉守之入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橋諸賊帥
黎陽李文相及張昇趙君德郝孝德等皆歸密密又
襲取黎陽倉據之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

皆來歸密乃命幕府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是月也唐高祖師起太原密自謂盟主致書于唐呼高祖爲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略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高祖覽書笑曰密陸梁如此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同是又生一隋也若爲吾尋成皐拒東都兵使不得西向足矣吾寧推順以驕其志因令記室溫大雅作書報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耰棘矜爭霸圖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illegible]

圍城膴膴周原僵尸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忘
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
移國莫之敢指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
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
司牧當今之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
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宗盟
之長屬藉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豈商辛於牧野
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
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鑾輿南幸恐同永嘉

之勢顧此中原斷爲茂草與言感歎實疚於懷脫知動靜數遲貽報未面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愼垂堂勉茲鳴業密得書大喜曰唐公見推顚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九月遣將李士才攻隋將張珣河陰舉之煬帝遣王世充選卒十萬攻密世充營洛西戰不利更陳洛北登山以望洛口密引度洛與世充戰世充奔還師徒多喪自是大小六十餘戰皆捷遂陰圖翟讓殺之義寧二年世充復營洛北爲浮梁絕水以戰密提敢死士數百邀之世充大潰

士爭橋溺死者數萬殺大將六人獨世充得脫密乃
銳拔偃師又與東都留守韋津戰上春門執津而還
於是海岱江淮間爭響附竇建德朱粲楊士林孟海
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悉上表勸進三月宇文
化及弒煬帝於江都五月越王侗稱帝于洛陽六月
宇文化及擁兵十餘萬至黎陽東都門東都震懼有
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即以琮齎
敕書賜密時密與東都相拒日久欲東拒化及又畏
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

及以贖罪伺乃拜密太尉行軍元帥魏國公密既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擊化及密知化及乏食利速戰乃使徐世勣保黎陽倉化及攻不可下密乃以輕騎五百焚其攻具度化及糧盡遂進戰化及勢窮轉掠汲郡趨魏而去其將盡帥所部兵歸密密每戰勝輒遣使告捷于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獨不悅盖世充本欲以城應化及也然密既殺翟讓心亦頗驕兼之府庫財竭諸軍戰勝無所賜與而專厚撫新集於是人心始離民食興洛倉者無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

委於道踐輮狼扈賈潤甫諫曰人爲國本食乃人天公賴人之天以固國本而廩取不節敖庾之藏有時而盡粟竭人散公孰與成功業不聽徐世勣數規其失密內不喜使出就屯故其下多苟且無有固志武德元年密既破宇文化及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乘其弊擊密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仍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

之必矣會陳智略樊文超單雄信等皆請決戰密惑於衆議遂出兵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譟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邴元貞守洛口倉以城降世充密乃歸關中高祖聞密來使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喜曰吾所舉雖不就而功不滅竇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因朝會進食密恥之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常欲以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自爲之乃獻策於高祖曰臣虗蒙榮寵安坐京

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芥耳時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密遂詒破桃林縣驅掠其衆直趣南山遣人馳告故將張善相令以兵應接時史萬寶鎮熊州謂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卽帥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

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密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遂斬密傳首京師時徐世勣尚爲密保黎陽帝遣使持密首往招世勣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乃發喪具威儀以君禮葬黎陽山密素得士哭多嘔血者邴元真之降也世充以爲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憾其背密僞兵歸之斬取其首祭密冢已乃歸唐

亡命草創

夏主竇建德

竇建德貝州人材力絶人重然諾喜俠節鄉里有喪親者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遽解牛以給之有刦盜夜入其家建德知之立户下連殺三盜餘盜不敢入呼取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下係取去盜投緪而下建德乃自係使盜曳出挺刀躍起復殺數盜繇是益知名大業七年募兵伐遼東以建德爲隊長會邑人孫安祖爲縣令捕劾笞辱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

德陰舍之時山東飢羣盜俱起建德乃謀曰往歲西征十不一返今創夷未平又重發兵人盡危矣吾聞高雞泊廣袤數百里葭葦阻奧可以阻衆承間竊出椎埋掠奪且得廣招豪傑覩時變以就大計乃招亡兵及民無產者數百使安祖率入高雞爲盜時鄃人張金稱亦結衆萬餘依河渚間蓨人高士達兵千餘屯淸河鄃上諸盜往來漳南者多剽殺人焚鄉聚獨不入建德閭舍縣官意建德與賊通捕族其家建德至聞其家屠滅即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十二年

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人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乃推爲軍司馬以兵屬焉建德既統衆思用奇厭伏羣盜乃請士達守輜重自以精兵七千迎絢詐爲亡狀達取所虜陽爲建德妻子殺之建德遺絢書請前驅執賊自效絢信之建德因襲殺其軍大獲其人馬追斬絢於平原獻首士達威震山東後隋遣太僕楊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乘勝欲遂入高雞泊建德謂士達曰義臣隋善將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乘之可也士

達不納匿建德守壁而自將兵逆戰後五日義臣斬
士達建德以百餘騎走饒陽取之并招潰卒得數千
人軍復振初侘盜得隋官及士人必殺之唯建德以
恩遇之故隋郡縣吏多以地來歸建德建德勢益張
兵至十餘萬又以計取上谷賊魏刀兒十萬之衆而
并有其地十四年建德遂築壇場於河間自立爲夏
王都樂壽署官屬七月隋將軍薛世雄督兵三萬屯
河間七里井建德以勁兵伏旁澤悉拔諸城僞遁世
雄以爲怯建德乃率敢死士千人襲之世雄引數百

騎亡去盡得其衆河間丞王琮率郡屬面縛出降建
德元年引兵討宇文化及化及保聊城建德乃縱撞
車機石四面乘城拔之斬宇文智及化及并其子二
年陷邢趙滄三州復陷冀州八月陷洺州遂遷都焉
北聘突厥士馬益精勇俄而世充廢侗建德乃建天
子旌旗出入警蹕未幾連突厥侵相州進攻衛州執
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黎陽守將李世勣遂降滑人
殺濟二州亦降兗賊徐圓朗聞風迸款三年建德殺
其大將王伏寶伏寶臨死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讒自

劉左右手乎以後建德數戰皆失利會秦王伐世充
世充來乞師建德發兵三十萬往救之凌敬說建德
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
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
傳檄旁郡進壺口以駭蒲津收河東地此一奇也建
德將從之而世充所遣使日夜涕泣請兵不已又陰
齎金玉以啗諸將諸將請曰凌敬書生耳安知戰乎
建德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計善夫自滏口道乘唐
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抄關中唐必

還師自救鄭難紓矣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哉而蔽
遂大潰建德被重創竄入牛口谷唐師獲之傳斬長
安初軍中謠曰豆入牛口勢不能久至是果敗餘黨
欲立其長子為主善行曰夏主奄定河朔號為威強
今一出不復非天命有歸哉不如委心請命無為塗
炭生民也遂分府庫散給將士善行乃與裴矩及建
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八璽降唐建德起兵至滅凡
六年

○英主肇興

○唐太宗皇帝　○唐共三百零六年

太宗父李淵隴西成紀人也初隋主以淵爲太原留守淵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玄霸先卒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傾身下士散財結客長孫順德與劉弘基避遼東之役亡命晉陽與世民及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文靜見世民而異之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後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

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眞主驅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壯之乃陰部署賓客世民恐淵不從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與王仁恭拒之不利而返懼并獲罪世民乃

與韓信衞霍同智

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矣若順民心興義兵卽可轉禍而爲福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乎吾今執汝世民徐曰世民覩天時人事如此故耳淵曰吾不執汝汝愼勿出口也明日世民復說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願太人勿疑淵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寂從容言曰

二郎陰養死士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耳衆情已協公意何如淵曰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文靜乃詐爲勅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兵以擊高麗以故人情恟恟思亂者衆世民卽與劉文靜等各出募兵遠近赴集文靜復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遂以子元吉爲太原留守自帥甲士三萬發晉陽至西河會天雨久不止軍中糧乏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欲襲晉陽淵議北還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武周

好貨

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
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
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
將何以自全也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復入不得號
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兵以義動進戰
則克退還則散衆散于前敵乘于後死亡無日安得
不悲乎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
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世民乃分道夜出左軍
復還太原運糧亦至八月兩霽淵欲引兵西趨長安

好貨

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知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十一月世民遂克長安武德元年宇文化及弑隋主於江都唐王淵即皇帝位推五運爲土德色尚黃立世

太性急

子建成爲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秦王遂平涇州降薛仁杲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既

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取之
何也秦王曰羅睺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
不意破之斬獲不多緩之則皆入城未易克也急則
散歸隴外折墌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
克之衆乃服秦王所得降卒悉使仁杲兄弟及羅睺
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一年唐定租庸調法已
而劉武周等攻陷并州齊王元吉奔長安武周將金

好貨

剛進逼絳州復陷龍門關中大震唐主曰賊勢如此
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請曰

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平武周克復汾晉于是發關中兵以益秦王秦王引兵自龍門渡河屯柏壁與金剛相持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秦王追及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劉弘基諫曰大王深入不愛身乎秦王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阻宜乘勢攻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則不可復攻矣遂策馬而進追及金剛于鼠雀谷一日八戰皆破之秦王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復引兵趣介休尉遲敬

德壽[redacted]介休降秦王得敬德甚喜以爲統軍使添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而并州果復後尋相等復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因之秦王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卧內與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秦王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步騎萬餘卒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趣秦王敬德躍馬大呼橫槊刺雄信墜馬翼秦王出圍更帥騎兵還戰世充大敗僅以身免

秦王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四年秦王兵久圍洛陽城中乏食竇建德悉發衆西救洛陽軍于成臯之東原遣使與世充相聞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建德遠來兵亦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未已今宜分兵守洛陽堅壁勿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旣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

兩主就縛矣秦王善之中分麾下使屈突通等副齊
王元吉圍守東都秦王將驍勇東趣武牢甲申秦王
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
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等將之伏於道傍纔餘四騎與
之偕進秦王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
雖百萬衆若我何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
以爲斥候也秦王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
將建德軍中大驚即以五六千騎來追從者失色秦王
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秦王按轡徐行

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隨輒斃追者懼而止止而復至秦王前後凡射殺數騎敬德亦殺十數人追者不敢逼秦王遂巡稍却世勣等伏兵奮擊大破斬之獲其驍將以歸乃爲書報建德諭以禍福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留屯累月夏四月諜者告曰建德伺唐兵芻盡牧馬河北將襲武牢五月秦王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勢因留馬千餘匹牧于河渚之間以示建德果悉衆而至秦王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渡險而嚻是無紀律也逼

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飢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矣今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也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列坐爭水飲秦王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速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秦王曰可擊矣于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秦王帥史太宗等捲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級建德中矟墜馬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

世充世世充乃素服帥太子羣臣詣軍門降世充建德之地悉平是年特置天策上將以授秦王秦王遂開館以延文學之士竇建德故將劉黑闥復叛起兵漳南據洺州盡有建德故地秦王攻拔洺水與黑闥相持六十餘日秦王度黑闥糧盡必求決戰乃使人堰洺水上流黑闥果帥兵萬人渡洺水壓唐營而陳秦王自將精騎擊破之堤水大至衆遂潰黑闥奔突厥六月太白經天巳未復經天秦王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武德九年高祖乃立秦王爲太子太子即位改

年貞觀放宮女三千餘人、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顯德殿嘗言自少經略四方頗知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矣上又於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置館于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衛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商確夜分乃罷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長孫順德受人餽絹

事覺上乃復於殿庭賜絹數十匹以媿之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媿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分天下爲十道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以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嘗有白鵲巢于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

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復何傷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覩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又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

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詔自今奴告主者斬四年
上欲修洛陽宮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宮
室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
日效之上曰吾思之不熟可即罷之後以事至洛陽
雖露居亦無傷也賜玄素綵二百匹魏徵聞之歎曰
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除鞭背刑
上讀明堂針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故有是
命六年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更名破陣樂曰七
德舞頒新定五經于天下縱死囚三百九十人還家

復來歸獄詔赦之十七年太子承乾謀反廢爲庶人立晉王治爲皇太子貶魏王泰爲東萊郡王高祖今上實錄成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二十二年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諭之曰吾即位以來不善雖多顧弘濟蒼生肇造區夏汝今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基業苟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若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後有

太白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誅之貞觀二十三年帝崩壽五十二

高宗太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四年立太宗武才人爲后垂簾聽政天下大權悉歸中宮

中宗哲高宗第七子武后臨朝之明年廢哲爲廬陵王居房州而立豫王旦使居別殿凡七年而后自稱帝改國號周又廢旦爲皇嗣及張柬之等舉兵討亂

復迎立哲后稱周二十二年壽八十二初哲爲毋所
廢餘十五年及復位昏愚又甚縱豔妻信妖女尊寵
三思貶損譙王黨殺五王殺韋月將用斜封墨敕而
賄賂旁午以哲一身始爲毋廢終爲妻殺四子皆不
得其死嗣亦不傳豈天穢其德而絶之耶韋氏既酖
其主立溫王重茂而自攝政相王子隆基舉兵誅韋
廢重茂奉立相王然則哲復位僅四年耳
睿宗旦高宗第八子在位三年傳位太子
玄宗即位以風俗侈靡凡乘輿服御金銀器玩皆令

有司銷毀以供國用其珠玉錦繡悉焚於殿前罷兩（惡甚）
京織錦坊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境開元之際每（不必）
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後益兵浸多每
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開元二十年以
前專用姚崇張説宋璟韓休張九齡厲精圖治而四
夷賓服衣食富足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行
者萬里不持寸兵天寶以後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
直浸踈讒諛並進三子無罪一日殺之可慨也夫祿
山反出走蜀後乃還在位四十五年壽七十八歲多

歷年所既壽且康胡爲也哉

肅宗玄宗第三子初封忠王後立爲太子天寶三載安祿山來朝太子識其有反相祿山反玄宗丞出避賊行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太子乃留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河西行軍司馬裴冕等共迎太子至靈武太子即位雖賴郭子儀李光弼等擊賊克取兩京復完唐室然藩鎮廢立因而授之紀綱壞矣在位七年張后李輔國用事終不敢朝西内眞庸主也哉

代宗在位十八年寵宰程元振魚朝恩使李光弼以憂死吐蕃入京天子丞陝非令公殆矣

德宗在位二十一年初即位詔罷四方貢獻縱馴象出宮女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天吾屬猶反乎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使奏盡貯於太盈內庫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由是有司不復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言曰財賦者國之大本前

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預致之者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上即日下詔從之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户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常下户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土著者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税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量出以制入户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所在州縣税三十之一居

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然偏信盧杞出走奉天陷顏眞卿幾殺陸贄李懷光率兵勤王親解奉天之圍而使之不得朝見憤恚以反悲夫

順宗德宗長子貞元二十年病風不能言及即位立憲宗而自稱太上皇

憲宗在位十六年神武英斷初用杜黃裳裴度等削平蔡鄆諸鎭強臣悍將斂手削地晚年驕侈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至是暴崩時人皆言內常侍王守澄陳弘志弒逆其黨諱之但云藥發中尉

梁守謙與守澄等復殺承璀而立穆宗

穆宗憲宗第三子屮僧儒李宗閔等相繼為相分立朋黨蕭俛建銷兵之議而河朔復失矣改元長慶在位四年餌金石崩

敬宗穆宗長子善擊毬好手搏宦官小過動遭捶撻夜獵還宮克明等弒之在位三年

文宗穆宗第二子年十二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而受制宦官雖憤然欲除之始謀之宋申錫再謀之李訓鄭注皆敗在位十四年

武宗穆宗第五子初封頴王文宗崩仇士良等矯詔立之上英姿特達克振威權與李德裕深相信故能收復太原等郡而餌方士金丹享祚不永惜哉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在位六年

宣宗憲宗第十三子穆宗之弟也明察節儉而性猜刻好抉摘細微裴休請建太子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閒人矣餌方士藥躁渴崩在位十三年

懿宗宣宗長子奢侈暴歛百姓苦之已相聚為盜猶遣使往迎佛骨羣臣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答

曰朕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迎至京師降樓膜拜流涕霑臆在位十四年

僖宗懿宗第五子懿宗大漸中尉劉行深等定策立之時年十二稱宦官田令孜爲阿父善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尤好蹴鞠鬭雞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當中狀元也黄巢之亂出走蜀乃歸在位十六年

昭宗懿宗第七子徙都于洛昭宗銳然有恢復先烈之志然當其時奸臣擅政藩鎮跋扈天下之勢鴟張

蟠結而宦者楊復恭之徒方且恃功驕恣自號爲定策國老斥天子爲門生終致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切遷岐陽朱溫遂逼遷于洛陽殺之在位十六年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相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大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非宜以之塞星變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除貶竄外其餘三十餘人盡殺之於白馬驛投尸于河初李

振屢舉進士不中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

哀宗昭宗子昭宗有子九人全忠盡弑之祝以幼得立
稱○壽
立尋亦受禪被弑在位四年

○簒弑巨盜

後梁一十七年

朱溫有膽略善戰，初從黃巢為羣盜，後降唐，拜為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未幾進討梁王，更名晃，遂滅唐，七年而子友珪弑之

末帝朱友貞初封均王，起兵誅友珪，即位十一年而後唐伐之，遂自殺而梁亡

○討逆正位

後唐一十三年

莊宗李存勗姓朱耶沙陀人先世事唐賜姓李至存勗滅梁稱帝在位三年國亂被殺五代史云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太牢告廟請其矢盛于錦囊負

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又何衰也方其盛時舉天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别爲優名以

自目曰李天下皇后劉氏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家世寒微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蓍囊藥笈使其子繼岌提破帽隨造臥内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以此用爲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曰身得不死者教坊使陳俊內園裁接使儲德源力也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而先以伶人爲刺史

恐失天下心不可莊宗不聽常與羣優戲四顧而呼
曰李天下何在伶人敬新磨遽前以手批莊宗頰莊
宗失色羣伶大驚新磨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
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殿中多惡犬新磨去
一犬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齧人莊
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
宗大怒彎弓注矢射新磨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
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故對曰陛
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夫同銅也

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復大笑時諸伶獨新磨善俳而無他過惡其敗政亂國甚者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門高竟與彥瓊共弑莊宗莊宗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李嗣源入洛得其骨葬于新安之雍陵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于門高焚以樂器豈不信哉

賢主明宗李嗣源即位年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斯民主在位八年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爲

小康

明宗死閔帝從厚立廢帝從珂明宗養子也初封潞

王弑閔帝而自立石敬塘兵至遂自焚

○借兵臣虜

○後晉一十一年

石敬塘沙陀人明宗之壻也潞王篡位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曰何不且留邀歸欲與石郎反耶敬塘聞之懼乃借契丹兵以滅唐稱臣稱父於契丹割幽薊十六州以奉契丹契丹乃立敬塘爲晉皇帝在位七年無嗣馮道迎齊王重貴立之四年而契丹執之以歸

○乘便竊位

○後漢四年

劉暠字知遠先亦沙陀人仕晉以功封北平王及重貴被虜暠乃卽位在位二年周王承祐立是爲隱帝

初敬塘之借兵契丹也知遠諫曰以金帛賂之足矣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禍嗚呼使敬瑭能聽其言安有四百餘年腥羶之苦哉

○因時援立

○後周十年

郭威仕漢爲樞密副使及隱帝遇害將士擁而立之在位三年

聖主柴世宗榮郭威養子也在藩邸時專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御軍號令人不敢犯攻城對敵矢石雨落略不動容不事絲竹不愛珍玩文武參用各盡其能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登遐之日遠邇哀慕宜矣在位六年宗訓嗣立年方七歲

藏書世紀卷八

○聖主推戴

○宋太祖皇帝　○共三百一十九年

太祖趙匡胤初生洛陽夾馬營中赤光滿室營中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及長應募居郭威帳下柴世宗即位拜殿前都虞候從征淮南擒南唐驍將皇甫暉姚鳳還拜殿前都指揮使又從世宗沿淮東下援楚州屢立奇功世宗一日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

檢。乃命太祖代之。世宗崩。子宗訓立。會契丹入寇。遣
太祖率禁兵禦之。大軍發汴京。殿前指揮使苗訓善
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楚
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侍衛親軍指揮使
高懷德。趙彥徽等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
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因
具以事白匡義。及掌書記趙普。共以事理譬曉諸將
匡義。太祖之弟也。黎明。將士直逼太祖寢所曰。諸將
無主。願冊太尉爲皇帝。太祖未及對。則相與共扶出

匭事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隨
逼還汴太祖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
爲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也皆下
馬曰願受命太祖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自然不同
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皆
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時方早朝范質聞變
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
血溥噤不能對太祖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而自
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遂奉太祖詣崇元殿行

禪代禮國號宋遣使徧告諸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以其弟光義爲殿前都虞候趙普爲樞密直學士尊母南郡夫人杜氏爲皇太后上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建隆二年皇太后杜氏崩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謂帝曰吾聞天子置身

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
匹夫不可得帝再拜曰謹受教及后疾革召趙普入
受遺命謂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正由柴氏使幼
兒主天下也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
美傳德昭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
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榻前爲誓
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遂崩上遂以弟光
義爲開封尹光美爲興元尹李漢超在關南民有訟
其強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上召謂曰汝女

可適何人曰農家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曰歲苦侵暴今復爾耶曰無也上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乎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郭進爲山西巡檢使有軍校誣訟進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即當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敵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上

自即位以來先平荆南獲高繼沖得州三縣十七繼平湖南降周保權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上以湖南既平思得通蠻情習地勢者以鎮撫之辰州猺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略上聞即擢爲刺史使自辟吏再雄至州訓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猨猱又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於是荆襄無復邊患乃命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琄言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

今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遣使通好于宋南漢主不以爲然至是始懼然是時上方謀下蜀未遑也上乃以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爲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戒之曰凡克城寨止藉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官軍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全斌之伐蜀也屬

汴京大雪上設氊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後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晝夜宴飲縱部下掠女子奪人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蜀兵憤怨行至綿州遂作亂劫蜀邑衆至十餘萬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爲帥於是邛蜀眉雅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以應師雄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

應賊謀誘至夾城中盡殺之何說賴劉光義曹彬進擊大
破全師雄於新繁曹翰王仁贍又圍賊呂翰於嘉州
呂翰棄城走是夕呂翰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而進
曹翰知之令掌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天明遂遁
追襲又大破之師雄走死蜀復平先是馮瓚知梓州
纔數日會僞蜀軍校上官進嘯聚亡命三千餘衆刼
村民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箠
梃相擊耳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騎
兵三百自使守諸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

擊五鼓賊驚遁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降千餘人五年全斌等至具伏黷貨殺降之罪先是上平荆湖及定蜀皆收其金帛別爲內庫儲之號封樁庫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謂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朕欲俟斯庫蓄滿遣使謀彼儻肯歸我地則以此酬之不然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又常欲以百縑易一胡人首尋又鑿大池于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其志復幽燕如此南漢主復侵道州刺史王繼勳請伐之上乃以潘美爲桂州道行營都

部署、尹從珂爲副、以伐南漢、南漢主鋹出降、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鋹體質豐碩、性絕巧、常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多制酖毒臣下、一日從幸講武池上、賜以卮酒、鋹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上笑曰、安有此乎、命取鋹酒自飮、而別酌以賜鋹、鋹大慚、開寶七年、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將兵十萬以伐江南、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戒彬曰、江南

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愼無殺戮、設若困鬬、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仍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初唐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于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詣闕上書、請造浮梁以濟、帝然之、遣石全振往荆湖造黄黒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渚而下、議者謂江濶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

帝不聽擢若水右贊善大夫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帥兵渡江若履平地江南主危迫遣徐鉉求緩師鉉至言于帝曰李煜無罪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奈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鉉復見帝帝按劒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辭歸江南愈危煜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吳越王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

之命與晉王叙昆弟之禮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黄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啟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三月至洛陽上欲留都羣臣咸諫晉王光義言其非便上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力請還汴乃不得已從之因歎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上友愛光義光義嘗有疾親爲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在位十七年壽五十

○繼統人主

○宋太宗皇帝

太宗沈謀英斷既卽大位陳洪進錢俶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惟涪陵縣公之貶死武功王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大可恨焉在位二十二年壽五十九

眞宗太宗第三子也初爲太子兼判開封府開封政務塡委太子留心裁決靡不稱愜京獄屢空故太宗屢詔嘉美之及踐位寬仁慈愛有李沆寇準王旦相

繼爲相在位二十五年講和契丹東封西祀天下稱太平矣壽五十五

○守成賢主

○宋仁宗皇帝

仁宗眞宗第六子也。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跣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淸舊地爲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澣濯。帷帟衾裯。多用縑絁。宮中夜因不寐而飢。思膳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耳。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

帝在位四十二年終始如一可謂聖主矣壽五十四

英宗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之孫也仁宗無子育之宮中初辭皇子之命極其懇切既就召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仁宗崩即位毋命近臣必以官而不以名其議濮王等禮益諸臣泥古不通各執已見非帝失也一日語神宗曰國家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豈可以富貴之故而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在位四年壽三十六

〇宋治眞主

〇宋神宗皇帝

神宗英宗長子也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八神宗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厲精圖治自始至終惜哉宰相王安石非但不能上比伊尹管仲亦不能彷彿商君矣哲宗神宗第六子也卽位之初太后垂簾翕然向治元祐之政庶幾仁宗既而太后辭世熙豐舊臣媒孽復用亭假紹述之言以圖報復黨藉禍興元祐諸君

子安能辭其責也不曾幼學而能壯行難矣在位一十五年壽二十五

徽宗神宗第十一子也在位二十六年爲金所擄紹興五年殂于五國城

欽宗徽宗長子也金人圍京師乃受禪靖康二年金人復入京師陷欽宗及后太子皆降金紹興三十一年殂于金

二祖八宗在位共一百六十七年

李生曰徽欽蒙塵不被戮辱如晉懷愍者祖宗仁厚所遺也

○偏安一隅

○高宗

高宗徽宗第九子也靖康之亂以親王奉使後即位應天改元建炎又移杭州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彥劫帝傳位于皇子旉賴張浚等討賊乃復位旉尋卒九月女眞入建康帝走明州女眞陷臨安帝旄于海賴韓世忠等敗金人于江女眞乃北還在位三十六年壽八十一先是元祐皇后降手書俾高宗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

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

太祖再嗣

孝宗秦王德芳之後太祖七世孫也初高宗謂侍臣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遭時零落朕甚閔之紹興二年乃選帝育于禁中三十二年受高宗禪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八帝性至孝事德壽宮二十六年孝養純篤銳志恢復值金世宗賢明南北講好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俱得休息矣金

世宗每戒邊臣積錢穀謹邊備曰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也蓋亦忌帝之將有爲云

光宗孝宗第三子也在位五年年四十乃受禪初即位總權綱屏嬖倖薄賦緩刑見于紹熙初政而宮闈妬悍內不能制驚憂致疾不孝明矣

寧宗光宗第二子也在位三十年初即位汝愚爲相引拔善類一時之政燁然可觀及侂冑用事外挑強鄰流毒淮甸頻歲兵敗乃明侂冑之首行成于金既而彌遠擅權髦荒益甚

理宗燕王德昭之後也理宗四十年之間若李宗勉崔與之吳潛之賢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等與相終始貪地棄盟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怠于政事權移奸臣經筵性命徒資口頰云耳。

度宗父理宗母弟也理宗無子立為太子即位賈似道專權元兵大舉南侵破襄陽諸郡在位十年

瀛國公度宗子也德祐二年元兵入臨安㬎降封瀛國公初文天祥請以二王昰昺鎮閩廣及元兵迫臨

安乃徙封昰爲益王判福州昺爲廣王判泉州至是
立昰以爲宋主元兵至建寧昰欲入泉州以招撫蒲
壽庚作亂乃移潮州至井澳颶風壞舟昰幾溺死遂
成疾殂衆又立昺爲主徙居廣州厓山元兵攻厓山
無之報 太祖仁
急陸秀夫負昺投海中後宮及諸臣從死者尸出于
海至十餘萬楊太后聞昺死撫膺大哭曰昔我忍死
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
死世傑葬之海濱而自溺宋南渡共一百五十二年

○附載

○遼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及阿保機爲王最雄勇北侵室韋女眞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改元神册述律后勇多權變阿保機帝度磧擊党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時韓延徽使契丹契丹主

怨其不拜留延徽使牧馬延徽幽州人素有智略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賢哉后奈何辱之契丹主召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延徽始敎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少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李克用欲置之幕府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眞定鄉人王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爲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吾

詣之手曰復完安肎害我既省毋遂復入契丹契丹
主見其至大喜及克用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克
用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懼王緘之讒耳因以
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
賢者有益人國如此
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阿保機卒述律
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
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
英物
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而立中
子德光爲天皇王石敬塘有異志欲結契丹爲援契

丹主遂滅唐因作冊書命敬塘爲大晉皇帝敬塘即
皇帝位割幽冀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
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後契丹主
又滅晉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
北去故晉人謂之帝羓焉永康王兀欲立自稱天授
皇帝已而燕王述軋殺兀欲而自立述律后又討殺
述軋而代之故數年之間不暇南侵至郭威篡漢漢
主知遠弟閔自立于太原號北漢至是閔以契丹兵
擊周周主榮自將勝北漢已而破南唐取淮北地旣

破南唐復幸滄州自滄州沿水道入契丹境至益津關契丹守將以城降至馬橋關契丹守將姚內斌以城降周主遂入瓦橋關契丹莫州刺史以城降及李重進等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等皆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將議取幽州兵以周主不豫而止至宋太宗平太原乘勝取幽薊及爲契丹將耶律休哥耶律沙耶律斜軫所敗而還先是宋欲遂取幽州李昉張齊賢力陳其不可皆不聽故敗雍熙三年宋復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將兵伐契丹戰於岐溝關敗績楊

業死之業善戰號楊無敵契丹素畏業望見旌旗輒引去至是太宗以業既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乃以張齊賢爲之使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時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宋瀛州部署劉廷讓一軍（三次）皆沒契丹復薄代州城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敵（齊賢眞大賢）乃伏步卒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是後契丹屢爲邊患宋遂日以削弱矣眞宗咸平六年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契丹戰於望都契丹執繼忠以去（四次）景德元年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復大舉入宋寇準請

眞宗幸澶州親征乃許成議歲幣眞宗以契丹講和放河北諸强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之五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大賢）士安請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益哉畢公也）以契丹修好則有慶弔之使又置國信（有）司專主其事慶曆二年元昊反契丹又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及晉陽之地先遣宣徽劉六符來致

書取故地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賴呂夷簡奏富弼爲接伴使及報聘增納歲幣乃復通好如初然宋亦從此卑矣英宗時契丹改國號遼神宗熙寧七年遼以河東路沿邊侵界使蕭禧來言神宗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神宗以問王安石安石大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

沈括大賢

於分水嶺為界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之端云

○金

女眞蓋古肅愼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淥水之源於夷狄中最微且賤隋開皇時入貢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女眞其水掬之則色微黑故目之爲混同江江甚深然纔闊百步唐開元中其酋來朝訖唐世貢不絕五代時遼阿保機呑北方三十六蕃此其一也阿保機慮其爲患誘遷豪右數千家於遼陽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相通謂之合蘇館者女眞是也女眞凡用兵以戈爲前行號硬軍刀劍自副弓

矢在後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不可出非五十步不射十五百皆有長伍長擊柝十長執旗百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五長戰死四人皆斬十長死伍長皆斬百長死十長皆斬將自執旗其後烏古迺卒子劾里鉢嗣及劾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束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劾里鉢有子十一人烏雅束其長阿骨打其次也及頗剌淑死弟盈哥嗣盈哥死兄子烏雅束嗣時遼主幸混同江釣魚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故事皆

朝會預宴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遍之再三終不肯及烏雅束死阿骨打襲位遼使使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遼主患其辭強遂發諸軍自爲備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遂率諸部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傳梃而誓且戰且前將至遼界阿骨打之子斡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胄而戰或自傍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

請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遂軍大奔寧江州陷初女眞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遼人常言女眞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焉阿骨打既屢勝遂其弟吳乞買勸稱帝不許粘没喝等復以爲言阿骨打乃即皇帝位國號大金改元收國九月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既濟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底由是遂克黃龍府十二

月金人聞遼主將親征下詔有女眞作過大軍翦除
之語金主乃剺（如甚）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
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人死戰
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
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曰彼衆
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在焉敗其中軍
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初
女眞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爲號五
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後三十人輕甲操

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以觀陳之虛實四面結隊而持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爲戰所以恒勝七年遼主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將婁室等所獲遼遂亡金主亦殞宋徽宗宣和五年金太宗吳乞買攻宋汴京京城陷金斡離不脅徽宗及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三千人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㮚孫傳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由鄭州去金主死兄孫

亶立亶即位委政於粘没喝斡本兀术縱酒酗殺手刃侍臣而以完顔亮平章事亮爲人僄急猜忌殘忍自以已與金主同爲太祖孫常懷覬望天德三年金王亮弑亶自立徙都燕旣又南侵謀遷汴適亮又爲其下所殺金主雍乃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報諭宋國使告即位金主雍謂太子曰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如遼之海濱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爲衆愛愈爲美事所

爲君此安有不亡慮太宗謂高宗曰爾與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卽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于子乎大定十七年高麗致貢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爲玉耳大定二十九年金主雍卒孫璟立世宗在金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嘗謂近臣曰朕覩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何也尚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爲禮部主

事世宗曰朕嘗語卿百官當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理

官復改戶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至言豈能兼此若久於其

職中材亦勝新人事既經練自能有濟又言凡稱

有異跡者謂其斷事有幹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

以貪汙者多故顯其異耳千古至言及璟卽位數年大爲北鄙

阻鞢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府庫空匱國勢日

弱璟卒衛王永濟立永濟世宗第七子也永濟嗣位

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蒙古主問曰新君爲誰使曰

衛王也蒙古主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

傚此等庸懦亦爲之邪卽乘馬北去六年秋胡沙虎
弑永濟而立昇王珣十六年金主珣卒子守緒立六
年金主守緒走蔡州金遂亡

○華夷一統

○元

蒙古之先有曰孛端義兒母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一乳生三子孛端義兒其季子也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爲部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于韃靼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遂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眞還次于瀊佗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眞名之紹興十七年也速該死鐵木眞嗣立遂攻西夏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斡難河之源建九游

日旗自號爲成吉思可汗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磔水以進攻西京取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繼又滅夏避暑於六盤山踰月鐵木眞死在位二十二年年六十六廟號太祖蒙古窩濶台太宗立太宗與其弟拖雷率衆入陜西至封丘入鄭州攻汴城金主守緒知事急取寳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而金亡蒙古蒙哥擊西域欽察諸部降之欽察去中國三萬里其

人皆青目赤髮宋淳祐十一年元憲宗蒙哥立命其弟忽必烈開府金蓮川總治漢南蒙古主怒宋因使臣命諸王不哥守和林自將南伐由西蜀以入直抵合州城下秋蒙古主死于合州忽必烈北還至開平卽位還定都于燕名竇默許衡至開平命劉秉忠酌古今定內外官制後宋用賈似道不忠於宋擅拘留元使乃復起兵端元伐宋宋遂亡至元十七年遣使窮河源行授時曆三十一年元主忽必烈死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歲廟號世祖世祖既定天下從容問

劉秉忠曰天下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誰得對曰西方之人也又問劉秉忠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何處最佳劉秉忠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淫遂定都燕之計命劉秉忠築元京城及開基得一巨穴內有紅頭蟲不知幾萬世祖以問劉曰此何祥也劉曰異時代國家者乃此物也世祖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于大內丹墀之前謂之自儉草太祖起龍朔破大金世祖得襄陽平南宋天下一統取大易大哉

乾元之義國號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年號至元立中書省以總庶務立樞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臺以糾彈百司嘗言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醫兩手的成宗諱鐵木兒世祖之孫裕宗眞金第三子也大德二年以哈剌哈孫爲左丞相十一年崩在位十有三年先是成宗違豫日久中宮乃出仁宗及其母居懷州及成宗崩后又恐其兄武宗立乃命名安西王入京師斷武宗歸路皇后垂簾聽政而安西王輔之時左丞相哈剌哈孫收百司符印封府庫

賢相

稱疾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適武宗遣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剌哈孫令急還報復遣使迎仁宗於懷州仁宗奉其母還大都諸臣步從入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仁宗既至謀以三月三日僞賀生辰舉事哈剌哈孫遣人啓仁宗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仁宗乃先二日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即幷諸王明里執之誅阿忽台八都伯顏等諸王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仁宗曰

惡人潛結宮壼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圖
神器邪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
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剌哈孫日夜居禁中以備變及
武宗至上都即位乃廢成宗后出居東安州賜死武
宗諱海山順宗荅剌麻八剌之長子也即位制曰先
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
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
世者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大牢至
大四年崩仁宗愛黎拔力八達武宗母弟也初帝在

東宮宦者李邦寧等畏帝英明乘間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集賢院大學士延祐七年崩在位十年仁宗天性慈孝恭儉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爲深修身治國儒道爲切服御質素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

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之成憲云英宗碩德八剌仁宗子旣卽位宰臣鐵木迭兒奏比詔內外直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徑至御前帝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也至治三年御史大夫鐵失弑帝于行幄在位三年英宗性剛明嘗以地震減膳徹樂避正殿近臣稱觴以賀帝曰何爲而賀汝爲大臣不能匡輔反爲諂邪所出之嘗戒羣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報苟爲不法必刑無赦又謂太臣曰中書選人署事未旬日御史臺卽改除之中書亦然今山林之下遺

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邪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搆大變泰定皇帝諱也孫鐵木兒顯宗甘麻剌之長子世祖長子裕宗之嫡孫也致和元年帝如上都命簽樞密院事燕鐵木兒等居守帝崩于上都文宗不爲立廟謚世止稱爲泰定帝王禕曰武宗以兄弟相及約繼世子孫迭居大位而仁宗不守宿諾傳位英宗乃使武宗二子明宗文宗出居於外及英宗遇弑而明宗在北文宗在南晉邸乘間入繼大統明宗和世㻋武宗長子也英宗

不必諱

在上都謂丞相拜住曰朕兄弟實相友愛[redacted]以小人
譖愬俾居遠方當亟召還明正小人離間之罪及英
宗遇弒泰定帝立泰定初爲晉王既爲帝而帝兄弟
播越南北人心思之及泰定帝崩于上都燕鐵木兒
留守京師遂謀舉事八月甲午黎明召百官集興聖
宮兵皆露刃號于衆曰武皇有聖子二人孝友仁文
天下歸心大統所在當迎立之不從者死於是帝方
遠在沙漠猝未能至慮生他變乃迎帝弟懷王於江
陵且宣言已遣使北迎帝以安衆心丁巳懷王入京

師燕鐵木兒以爲擾攘之際不正大位不足以係天下之志懷王以其兄周王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鐵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懷王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中外遂即帝位改元天曆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於是文宗遣人相繼來迎朔漠諸王皆勸帝南還京師遂發即位於和寧之北文宗遣右丞相燕鐵木兒奉皇帝寶來上帝宴諸王大臣于行殿八月丙戌帝次旺忽察都圖帖睦爾入見庚寅帝暴卒廟號明

宗文宗圖帖睦爾武宗之次子明宗之弟也明宗暴崩文宗即位至順三年崩于上都寧宗懿璘質班明宗第二子文宗崩燕鐵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以文宗遺命立帝時年甫七歲百司庶務咸啟皇后取進止十一月帝崩順帝妥懽帖木兒明宗長子也至元六年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於憸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翼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

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卽立爲皇太子而乃當躬逆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理董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飮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出居遐陬上天不祐隨降隕罰叔嬸不荅失理怙其勢熖舍長嫡而立幼次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至正二年開金口河費用不貲卒無成功七年沿江兵起八年台州方國珍兵起繼而潁州劉

福通、蕭縣李與、羅田徐壽輝等兵皆起、有韓山童者、欒城人、以白蓮會燒香惑衆、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等、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乃刑白馬黑牛、誓告天地、以紅巾爲號、十三年、泰州張士誠兵起、據高郵、我

太祖皇帝起兵、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十八年、天完將陳友諒、破安慶、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二十四年、我

太祖建國號曰吳二十五年二月日旁有一黑子

二十六年

太祖兵徇山東郡縣皆下之時徐達常遇春引兵自淮入河鼓行而東首克沂州於是萊州諸郡悉奉圖籍來降山東既定明年達與遇春會諸將率馬步舟師進克元都元主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夜半開建德門北奔遇春等追至北河擒皇孫買的里八剌而還元亡元主駐應昌二年殂在位三十六年

太祖以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號曰順帝而封其孫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順帝非行兇暴而淫亂已甚豈東西南北無思不服之主哉天生我

太祖非偶然也元共一百六十二年